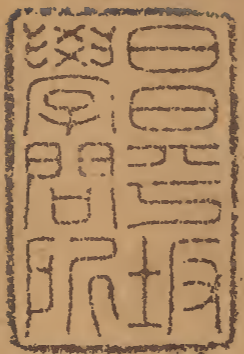


晉書別本傳廿八之三十一



			八	漢
		六	八	書
	一	七	六	門
二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八	漢
九		八	書
函		二	
一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6
冊數	22 (11)	
函號	280	31

十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三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豸參校

周處

子玘

北

孫筵

晉書卷五十八傳

鍾云自古邊疆多故大將在外人劬
 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
 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隸夏侯駿西
 征此牽制也駿形皆不知兵而處于
 間復有怨無援此孤立也然子以爲
 其事小以土予教其事大然子以爲
 疆土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哉
 ○蔣云勝國吳草廬云剛惡之害人
 類蛟虎豕惡之害人周處好年之惡
 善之勇惟剛者能之周處好年之惡

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為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覽其遺事尚令人慨想人亦何憚而不遷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真周處之罪人歟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

將云處惡若同
虎父老何取

言并子為三而
面斥之不如世
說敘處事為尤
縝密

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乃入

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處已

死皆相慶處反聞之益知人患已甚矣鍾云

為人所患曰知人患已之甚見智勇人回頭靈捷處具為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已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已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

屠刀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

蔣云處仕吳嘗
奉使與
司空生朝至陽
羨封神岡山此
得失載
王元美云周處
為晉而死六甲
不如為吳而死
無難督也亡國
之威雖足以寒
主渾之口而吳
魏均滅要之百
步五十步耳

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
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
已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
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既酣
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
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
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
太守撫和戎狄叛寇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
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

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
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
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
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
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
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
臣惡處疆直皆曰處名將子乃使隸夏侯駿
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意謂曰卿有老母

許云以孝侯之
忠勇而不使其
獨當一面致殞
身于賊一死不
可復生淒涼千
古

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
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萬年聞之，曰：周
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
斷而來，不可當也。○蔣云○賊○能○料○敵○如○此○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
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
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言
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景懷
夏侯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

將云處與齊萬
年戰據此止一
人耳神仙通鑑
載齊討齊萬年
鍾離權充大將
軍處戰于兵潰

勁。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
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
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
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
繼，必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
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
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
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
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

稚因入山學道
其事甚隱併附
竟此

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捕系不救、左
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効節授命之日也、况
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
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
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
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
年、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
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民立
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

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
不回曰孝、遂以謚焉、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
土記、并撰集吳書、有三子、玘、靖、扎、靖早卒、玘
扎竝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有父風、除議郎、太安間、石冰
之亂、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
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同起
義兵、斬冰所置將吏、冰遣其將羗毒距玘、玘
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

因與玘俱前及水死徐揚竝平永興二年陳
敏遂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玘稱疾不
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
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
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
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
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
斬於建康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
尚書郎散騎郎竝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

爲倉曹屬時吳興人錢璿自號平西大將軍
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
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討之玘
復率合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玘三定
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
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乃以陽羨及長城之
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
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
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

望復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王恢亦見侮於周顛，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民帥夏鐵等寓淮泗，恢陰與鐵通，令起兵會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

蔣云玘旣不終而復導其子何哉孝侯子若孫雖聚惟筮一人耳

背將卒，謂子勰音協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勰使馥矯稱叔父，扎命以合衆。豪俠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扎爲主。扎聞而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扎不

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元帝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為扎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臨淮太守。

扎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元帝末為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攻石頭，扎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扎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扎兄靖子懋、筵、贊、緡，次兄子勰，竝居列位，一門

蔣云周扎開門應敦，敦入而滅扎之族，但諸子皆皆冤而扎受其慘宜也。

五侯，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因勸敦蚤除周氏，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以鬼道療病，人多信事之。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扎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諮議叅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掩殺扎兄弟子，既而遣軍會稽襲扎，扎率麾下數百人距戰死。扎性貪，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

晉書
仗外白以配兵。扎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及敦死。扎故吏竝詣闕為扎訟。冤乞加贈。謚尚書。卞壺議以為扎石頭之役。開門延寇。追贈意所未安。司徒王導議。以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扎情豈有異。既悟其姦。扎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顛戴淵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扎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

鍾云茲就導言而反之非有訛于三臣特陰以魏導耳

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扎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扎宜貶責明矣。導重議。以為扎與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皆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

議。追贈扎衛尉。蔣云壺鑒以周扎不可贈謚其義正矣王導欲與周戴同

陳云此事導能
行操任人果決
臨事

例朝廷不逆導意極知導欲恕人以文已過
故耳導生平事此類甚多朱子有言王導相
業只周旋人過史稱導善因事就功
夫善因事就功乃其周旋人之効乎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
門侍郎徐馥之役孔子續亦聚眾應馥元帝
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
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筵忠烈至到
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
給筵還陽羨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
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

又云用周攻周
既除續且以安
總導果事能
爾何憂不恢復

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孔侃曰府君
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帶小刀便操刀逼筵
筵叱郡傳教吳曾以刀環築殺之筵因欲誅
總扎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
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
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率
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
扎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敦尋以筵
為諮議參軍遂見害

周訪

孫愬

蔣云周訪實中興名將故傳此者筆力絕高文亦工鍊有血脉有情致昔人評史記敘項羽鉅鹿之戰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之文吾於此亦云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

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三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合兵討江州刺史華軼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

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
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綦、李恒、受訪節度、共
擊彥、綦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
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
為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
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
樵採者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
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
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

云寫得意
溢有一
三

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
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
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
發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
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
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
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
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
率軍追之、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

晉書 卷五十八 傳 七

之奔于臨賀王敦表為豫章太守賜爵尋陽
 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
 猗為征南大將軍杜曾傳作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
 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竝迎猗
 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
 荀崧於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
 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
 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與曾戰於女
 觀湖誘軌竝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

寇害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
 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蔣云戰陳
 有左右拒拒方陳也又有左右甄甄左右翼
 也左右甄之義見左傳楚穆王孟諸之田云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
 甄也此晉人以左右翼為左右甄故預取當
 時之言以釋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
 訪先攻左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
 誘子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

劉云意度間於
有玩兵革股之
趣

晉書

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
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衆未至三十
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
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
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
衰，乘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固
武，當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
佐曰：昔城濮之役，晉又以得臣不死而有憂

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會間又擊破之，訪部
將蘇溫收曾詣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胡混
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以猗本中朝所署
實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
將軍，餘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
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
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
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
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

晉書

卷五十八

傳

十四

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
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于地、
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既在襄陽、務農訓
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
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
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
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
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
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
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
心、恒爲切齒、陰欲圖之、故敦雖懷逆謀、而終
訪之世、不敢發、太興三年卒、帝哭之、勸詔贈
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
爲益州刺史、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
三寇、光爲尋陽太守、王敦死、捕錢鳳、詣闕、蘇
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賜爵曲江男、撫子
楚、爲犍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

助之亂、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
獲討平之。瓊子虓、字孟威、有傳、

虓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
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
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
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
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
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
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

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
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
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
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
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
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
遜、請除之、鍾云、堅亦難得虓乃密書與桓冲說
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
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

趙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趙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趙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請表其節。孝武帝詔曰。趙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

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疋。又贍賜其家。

列傳第二十八

晉書五十八 終

晉書 卷五十八 傳

七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列傳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溥叅校

八王

張云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
 戰以夷虜禍僅一婦人始而宗祚隨
 之即論八王者謂穎顯允賢於倫虔
 同賢於穎顯允又賢於問越賢於又
 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
 人也賈氏不弑太后趙王之兵不與
 趙王不廢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
 出問以驕敗穎以逆斃罪皆自取不
 死於顯顯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
 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

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起張
方之火掠卽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開
門而揖之又盡戕宗室以資之鬪爭
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
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
愍連弑咎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
瑯琊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
臺城而不救湘東殘門內而無遺亂
臣賊子併於一
室其禍同也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
維城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
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
親賢竝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
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并吞天下罷侯置
守獨尊諸已枝葉微弱宗祜孤危內無社稷
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漢
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
然而矯枉過直懲羨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
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
權偏猶足維翰王畿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
忌刻之小數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有晉思改

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旄節、蒞獄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向使八王之中、一藩

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輩、家國俱亡、身名竝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
 警有才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武帝
 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持節都督關中雍
 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羗虜所害亮
 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坐貶為平西
 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
 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
 所在乃免亮官頃之拜撫軍將軍咸寧初以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

置家令丞僕後收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

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茲持節鼓吹

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

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

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假節之國頃之徵為侍中遷

亮每第伯京

蔣云亮以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內不敢入官臨喪而敘哀于司馬門外君父之喪哭下門外非禮也

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時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懼為人討邪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

亮不聽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亮欲取悅衆心論賞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人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而楚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至於是詔書其可見乎宏等

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
 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弗聽、遂為
 肇所執、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兵人
 坐亮于車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
 斬亮者賞、遂為亂兵所害、及瑋誅、追復亮爵
 位、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有五子粹
 矩、秉宗、熙粹、早卒、矩與亮同被害、秉太康末
 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秉時年八歲、鎮南
 將軍裴楷携之一夜八遷、故得免、元康初進

蔣云南頓謀反
 事尚未實此皆

封郡王、後與弟南頓王宗俱渡江、元成間、竝
 見寵任、秉進位太宰、領太尉、與王導同受顧
 命、輔成帝、咸和初、坐弟宗免官、降為戈陽縣
 王、及蘇峻作亂、秉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悅、矯
 詔復秉爵位、峻平、賜死、宗元康中、封南頓縣
 侯、以討劉喬功、進封王、明帝時為長水校尉
 轉左衛將軍、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嘗連結
 輕俠、以為腹心、王導庾亮竝以為言、帝轉宗
 為驃騎將軍、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

庾亮為之故南
頓死帝問庾以
帝日白頭公何
在也

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
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
徙妻子于晋安熙封汝陽王永嘉末沒於石
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
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
事歷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
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汝南王亮太

蔣云只少年果
銳四字瑋一生
人品性命俱斷
送於此

保衛瑋以瑋少年果銳性狠戾多立威刑不
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
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
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
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遂與宏謀因積弩將
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后使帝作
手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
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
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

陳云此一著妙

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赦亮、瓘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郭、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仗而走、瑋左右

又云瑋欲復私怨還為自殺

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斬之、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一時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耳、其公孫宏、岐盛、竝夷三族、瑋素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死、百姓莫不隕淚為之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

範為襄陽王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鍾云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為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歸於盡者也如司馬雅等謀討賈后使張華裴頠能為內主名正言順事亦不患不成奈二子經守文不可與濟變使雅等孤窮無聊以假之趙王倫之手嗟乎如此大事比之匪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為功然不利於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孫秀為倫謀待太子死而後廢后一段義舉竟供小人貪冒之用而同歸于盡此烏喙攻病病

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平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咸寧中改封於趙元康初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羗反叛徵還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宦中宮賈后大親信之倫因求錄尚書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

晉書
右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之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
華頤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
可假以濟事乃因嬖人孫秀說倫倫用孫秀
計反微泄其謀使早害太子以絕衆望語在
愍懷太子傳太子既遇害倫秀將謀討賈后
告右衛飲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
夜一籌以鼓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
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
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
翊軍校尉齊王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
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
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
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
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
入殿執張華裴頤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
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

詩云晉臣子尼
欲為逆謀者必
云一依宣文輔
貌故事可見君
以此治必以此
作法于涼慎
之哉

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
送賈庶人于金墉，內外多所黜免。倫尋矯詔
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
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官屬及兵萬人，以
其世子散騎常侍、奉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
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竝據兵權，文
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
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

振朝廷，多殺不辜，以逞私欲。淮南王允、齊王
冏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秀等亦恣忌焉，乃
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俄而敗滅。
倫遂自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又以孫秀為侍
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竝
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
匿兵士眾過三萬。倫既無學，不知書，秀亦狡
黠貪淫，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
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為

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
帝女河東公主聞者莫不怪之時倫秀竝惑
巫鬼嘗密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命倫
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
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時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
逼奪帝璽綬矯作禪讓之詔以禪位于倫左
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
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

蔣云威小字阿
皮惠帝反正曰
阿皮挾我指奪
我璽綬不可不
殺謂此

等屯守諸門漏未盡倫備法駕入宮乃僭即
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
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
守之遂立世子萼為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
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
監張林等皆登卿將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
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
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
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孝皆不試郡



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
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竝爲孝廉縣紀
綱竝爲廉吏府庫之儲不克於賜金銀冶鑄
不給於印故應侯者或以白版封之君子恥
服其章人皆知其不終矣然孫秀倫旣以其
立非常之事益敬禮之事無巨細必諮而後
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
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時齊王問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竝擁疆兵各據一方秀

蔣云倫以林茂
示秀非以彈秀
而收斥之也彼
實不知書特假
目于秀耳

知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
王參佐及郡守衛將軍張林素與秀有隙且
怨不得開府潛與芎牋具說秀專權違衆而
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芎以書白
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
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大懼遣其上軍將軍
孫輔折衝將軍李嚴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
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
自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

晉書
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又遣馥虔、率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祈請厭勝、以招福佑、使巫覡選擇戰日、又使人於高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時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

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恐、秘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喜、乃復遣之、泓等悉率諸軍濟潁、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等、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乃退、孫秀知三方日急、詐傳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仗節各不

晉書
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摧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懼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許超士猗、孫會等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輿乃自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

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暎、黃門令駱休等、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座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皆還、汝陽里、策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群臣頓



首謝罪、詔送倫及羣等、付金墉城、梁王彤表
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
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
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
是收羣、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百官是倫所
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
六十餘日、戰所殺害、近十萬人、凡與倫為逆、
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
謝恢、殷、渾、與秀為王與所誅、張衡、閻和、孫髦

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
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
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蔣云、倫傳、極曲折、節節事、不令人可
憤、便可笑、若齊王冏、名父之子、但不
善居功、竟以驕恣、失之、惜哉、故此傳
頭緒、無多、中載孫惠、一書、是亦以空
言代敘、事矣、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子也、少稱仁惠
有父風、永康中、為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

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罔意不滿有恨
 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鎮
 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
 以寵安之罔因眾怨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
 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罔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
 定乃收襲殺之蔣云三十六國春秋載王盛
 處穆聚眾於濁澤倫以其將
管襲為罔軍司討盛穆斬之罔
因收襲殺之其說與此不同遂與豫州刺
 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

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
 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
 叅軍王邃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陽翟倫遣
 其將閻和張泓等出戰事已載倫傳及王與
 廢倫惠帝反正罔率眾入洛頓軍通章署甲
 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
 拜罔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
 文武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
 屬大築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其制與西

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
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遂以何勗領中
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
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為縣公號曰五公委
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
加考竟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
士鄭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
極諫冏舍忍荅之至簿王豹亦屢致牋多所

蔣云冏殺二豹
亦驕恣甚矣南
陽處士幾不免
虎口

箴規竝不能用乃奏殺豹冏驕恣日甚終無
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
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
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
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眾致英
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
安躑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鳥合
之眾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
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

孫云二句文氣甚逸宕

之帝復皇昨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
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
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今公宜放桓文之
勳子藏季札邁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
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
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
美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外以權
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

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也

穎川陽翟

罔不納後河間王顥用翊軍校尉李含計遂
謀誅罔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與州
征竝協忠義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罔還
第以成都王穎代罔阿衡之任顥表既至罔
大懼會百僚曰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
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聽讒構難當賴忠謀
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
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

將云續此言為罔謀亦不謬有

氣岸勿以成敗
目之

晉書

九

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賞以報功責不在府、讒
言僭逆、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偽書、令公就策、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
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
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
等、縱火燒千秋神虎門、罔令黃門令王瑚、悉
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
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
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明日罔

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
促牽出、罔猶再顧、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
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
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罔尸三日、莫敢收斂、
罔故掾屬荀闔等、表乞殯葬、許之、永興初、詔
以罔輕陷重刑、前勲不宜湮沒、乃赦其三子
皆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罔祀、光熙初、追冊
罔復本封、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義元
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

晉書

卷五十九

傳

九

覆超兄弟皆没于劉聰、罔遂無後、

長沙王又

蔣云謚法殺戮無辜曰厲據又所殺罔亦不為無辜况其使又者又咎在於顯又不得其死而加以惡謚此顯穎黨為之耳實於義未協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楚王瑋同

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

慕過禮及瑋誅二公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

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

其非瑋既誅又亦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

七尺五寸開朗果斷虚心下士流名譽才力

絕人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

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繼常山

內史程恢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

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將軍

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罔漸專權嘗與成都

王穎俱拜陵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

宜維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及河間王顥將

誅罔傳檄以又為內主罔遣其將董艾襲又

蔣云又亦一朴
貫頭地人幾墮
頤術中矣

又將左右百餘人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
冏相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二千
餘人頤本以又弱冏彊冀又爲冏所擒然後
以爲辭而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
專制天下旣而又殺冏其計不果頤遂與穎
同攻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左常侍王矩侍
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
頤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
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陋

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
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
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
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
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
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
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
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
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

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
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
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
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
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不聽
復書、但請斬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
首、則引兵還鄴而已、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
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

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願
將張方、以為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
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
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
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
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
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
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

待云表詞不多
却說得明盡甚
領附

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垂淚、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

蔣云讀成都王穎傳當與盧志傳相參初穎之得譽處皆志所為也偽之而不可久而穎之本色露矣其矢及乘輿傷帝頰殺稽侍中與趙王倫一間耳故紫陽著綱目獨於穎頤直以反書有以哉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封邑十萬戶後為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元康間出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罔舉義穎發兵應罔以鄴令盧志為

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
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充
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
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嚮應、至朝歌、衆二
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
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
盧志王彥策、復率諸軍擊之、猗旣戰勝、有輕
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頴
遂乘勝長驅濟河、左將軍王輿旣幽倫、迎天

子反正、頴入京都、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
張泓、泓等降、冏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頴
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曰、此
大司馬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
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
冏別、冏大驚、馳出、送頴至七里澗、及之、頴住
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
顏色、由是士民之譽、皆歸頴、至鄴、詔遣兼太
尉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
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皆封公侯又表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
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
民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
歛祭黃橋戰士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
又命河內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
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噐

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
喻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
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
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及罔敗穎懸執朝政
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
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猶嫌又在內
不得恣其欲欲去之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
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策

蔣云前左將軍
王與以謀廢周
而見殺此又一
三與以欲襲穎
而見殺名同而
事亦同乃爾

乃與颯將張方率兵向洛陽、穎次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等、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為孟玖所譖、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眾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與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頤表穎宜為

諸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宮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會其眾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

陰、眇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帝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怨其使已縉素請罪也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安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羸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

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頤遣張方救穎、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熾、高光、盧志等、歸長安、頤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穎鎮鄴初有時譽人情厭亂而思舊之、故懷鄴中故將八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顛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

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穎以北方盛強、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穎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鄴中哀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讐、遂

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而後行、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收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元康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與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

之前安西叅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娶頤、頤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頤執冏使、送於倫、復遣張方、將兵爲助、方至華陰、頤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頤、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

有憾、遂奔頤、詭稱受密詔、使頤誅冏、因說利謀、頤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頤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之、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頤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張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

帝紀作十三里橋

於馱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西還長安，詔以顓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左衛將軍陳軫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之。天子已幸鄴，方屯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於是軍人便亂，入後宮，掠府庫，多割流蘇武帳而為馬棧，方將焚宮廟，以絕眾心，因盧志諫

乃止。越三日，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眾，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

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刻期奉迎、先遣說頓令送帝還都、與頓分陝而居、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頓乃令方帳下督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

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刁默以入關、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頓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因共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頓於南山、即太白山終南山也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定安太守賈疋音疋等、起義討頓、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頓、牽秀傳作、頓密遣使詣越、求迎越至鄭

顯遣將牽秀、屯馮翊、顯長史楊騰詐稱顯命使秀罷兵、遂斬秀、降於晃、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初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

侯、後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越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顯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

兵、憚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
 以楸領兗州刺史。越兄弟竝據方任征伐，越弟
畧都督青州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之，而
模都督冀州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
 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
 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
 時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
 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顥
 斬送張方首求和，越不許。率諸侯及鮮卑許

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
 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
 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冒
 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
 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
 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
 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怒，斬之。帝始親萬
 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
 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

晉書
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證之
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
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爲丞相領兗州
牧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然恐清河王覃
終爲儲副乃矯詔收付金墉城害之越自許
遷于鄆城鄆音緡無何王彌寇許越遣左司馬
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
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
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

鎮鄆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
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鄆遣就殺冀州號
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
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
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
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
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
舅王延中書監繆播等爲亂遣王秉率甲士
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

孫云自是帝左
右皆越私人

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竝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何倫為右衛將軍，王秉為左衛將軍，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眾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鞞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然胡寇日盛，心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苑。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

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王衍為軍司，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徵天下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

陳云勒面罵衍
與焚馬越尸古
今大快虐害三
十六王古今大
恨

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
將勁卒。克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
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
釁深。遂憂懼成疾。以後事付王衍。永嘉五年
薨于項。秘不發喪。衍及襄陽王範相與奉越
喪。還葬東海。石勒乃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
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戰。死。軍潰。勒命焚
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
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

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
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
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暉。聞越死。奉妃裴氏及
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
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
暉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
掠。賣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之鎮建鄴。裴妃
意也。故帝德之。厚加存撫。以第三子冲。奉越
後。

帝紀作四十八王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
纏管蔡、詳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
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
典、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
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
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
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
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
誅夷、乾耀以之蹙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

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
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滌
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
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
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
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
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
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
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

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懷懷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仗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突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

孫云駢語古健
爲難

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竝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晉書

卷六十

晉書五十九終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三 經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錢士馨叅校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竝清直，甚得聲譽。系後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羗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

晉書卷六十

傳

陳錫去云有餘愛者愛及屋上鳥有餘惡者惡及水中蟹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羞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時結女適裴氏薄云倫不知書于此可見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

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誅冏乃表贈系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累遷魏郡太守御史中丞育字稚連弘農太守

孫旂

孟觀

牽秀

竝刪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

晉書
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
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
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
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
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顥令奉
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顥所敬
信旣見虛懷從之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
誅首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
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顥遂惑方所謀猶豫不

決方惡播兄弟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時越兵
鋒益盛顥以爲憂播胤乃復說顥急斬方以
謝可不勞而安顥從之於是斬方帝反舊都
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
崩太弟卽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
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專管詔命帝舅散騎
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播弟太
僕卿胤竝參機密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
討心甚惡之以播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

陳云越因播兒
弟以克河間今
又殺之權勢之
爭可畏哉

國故深為信任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
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
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
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
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邠人也性沉果有才
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

并云顒與舍二
皆皆云顒表舍
為河南復與此
不同

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
參軍冏誅長沙王又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
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
及此說顒曰商為父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
急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欲
為亂遂發隴上兵討含又以兵與始息表請
遣使詔重罷兵徵舍為河南尹舍既就徵重
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

又云此段敘皇
甫重一種堅猛
之氣精神尤踴

晉書 四
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顓起兵共
攻又以討羊玄之及商為名又以商為左將
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門門距戰為顓將
張方所破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齋帝手詔
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穎商行過長安
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顓顓捕
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
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
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兵不得近城中將士

願為之死戰顓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
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
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
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
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
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顓新廢成都王穎與
山東達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
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
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

晉書 卷六十 傳 五

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以下三傳並刪

李含

張方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存、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竝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溲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時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民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鄴出奔密、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暉、沉暉反王、浚傳、太傅參軍、駟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

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疆
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
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
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
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
河陽令傅暢亦遣鼎書勸鼎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克
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民
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

孫云胡羯方強
臣降心相從
以輔王室
惟恐弗及况自

疇捷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茲逃散鼎追
藩組不及殺李暉等唯顓述走得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
西至藍田鼎使人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人
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
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同心推戴立王
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
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
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

相屠滅平長安
之敗徵見於此

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竝害其功、且欲專
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竝綜母弟
綝之姻也、謀欲除昝、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戮大臣、請討之、遂攻昝、昝出奔雍、為氐賈首
所殺、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北地太守、靖該
博經史、兼通內緯、與鄉人氾衷、張魁、索紉、索
永、號稱敦煌五龍、武帝時、靖為尚書郎、與襄

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
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靖在臺積
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
卽位、賜爵門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耳、
耳。蔣云以聞主虐后之朝、兼之強宗在外、群
小在內、稍有知識者、便知將亂、幼安銅駝
一嘆是與麋鹿、姑蘇同具感慨、
可耳、固不必誇多于先見也、
元康中、西戎
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

錢云雪嶺孤松
水河危石合此

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
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
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
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
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
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後又贈司空進封安
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
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
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

文而得功安
草神靈

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
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
竝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
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鰐或往或還類
阿那以羸形歛奮纒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
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窟鳥瓜反隆
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
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
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

相比附。窈媯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眈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

信奇妙之煥爛。體驟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靖有五子。鯁綵。琴。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歷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

晉書
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緄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緄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長安失守懷帝蒙塵模亦被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翹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緄手擒賊帥李羗與閭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緄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功封

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又詔緄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緄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將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劉曜入關芟麥苗緄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緄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

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

腕、漢書齊王曰蝮蟲手則斬手蓋以為今胡

寇方盛、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

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

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

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

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後劉曜又率眾圍京

城、絀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

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

可恨

案兵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時城中饑窘、人相

食、死亡大半、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舉千人、

張軌父子所遣兵也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

於曜、絀潛畱敞使其子石元說曜曰、今城中

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克也、若許絀以車騎

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

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

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絀所

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

陳云張軌父子
蓋忠化及涼州
義眾是第流
人也

將云曜語氣恬
然王者之師

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士卒見之者、莫不悅服。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

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懷帝原史作愍帝誤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未幾、帝遂蒙塵、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起義眾、共推疋為平西將軍、帥戎晉五萬餘人、將伐長安、新平原作西平誤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自渭橋



襲蕩仲殺之。於是正等兵勢大振，關西戎晉
翕然應響，遂迎秦王，鄴奉為皇太子，建行臺
於長安，加正征西大將軍。後蕩仲子天護帥
群胡攻正，正距之，天護陽不勝而走，正追之，
夜墮澗中，為天護所害。帝紀作正討正，勇略
賊張連遇害
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墜，人咸
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
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

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
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
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
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狁而西遷。彼既靈慶
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絀
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
也。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終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郭澹叅校

周浚 子嵩 從父弟覆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
質渾有不智不忠二語殊是快人
或渾所假托之詞未可知也惺嘗面
物若然豈浚陽止之而實陰和之邪
王濬傳又云濬騰浚書証濬得吳寶
卽諫止渾渾不能濬其說明矣何以
但渾濬爭功惺既戕與浚云云而浚
非惺亦不成其美則此傳亦可無作
蔣云周浚一傳俱寫述何惺事然浚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爲尚書郎累遷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張悌率全吳之精銳殄滅於此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勢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陳云與杜預同見謂宜速渡

蔣云晉之克吳全在因已蜀順流之勢當司馬昭時便已料理

如此故有識者皆以是爲言獨王渾闖夫不能及此耳

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憚曰渾闖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又與預同見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

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濟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濟。渾深恨之。而欲與濟爭功。渾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即諫止。

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與渾共行吳

城壘。綏撫新附。以功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

明年。移鎮秣陵。魏揚州治壽春。晉時吳初平

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頻討平之。賓禮故

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

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

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

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

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

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
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
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浚戲之曰、吾
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
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
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竝召用、浚
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
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

別有傳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

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奉朝請者

奉朝會請召而巳、兄百官志、時百官勸帝推崇尊號、帝將

許之、嵩上疏、以爲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

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

萬載也、而議者云云、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

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

淳云梓宮舊京此渡江君臣皆不樂聞者所以嵩爲忤旨江表終偏安耳

晉書 四
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以嵩大不敬、棄市、時兄顓方貴、帝尋詔原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

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極言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是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旣往之明、近招當時之患、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委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旣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尋引爲從事中郎、然嵩以顓橫禍、意恒憤憤、時敦無子、養王

舍子應為嗣，嵩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尤惡嵩，遂誣周筵及嵩，俱為妖人，李脫黨，害之。」嵩感於侯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鍾云：人知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嵩亦上書理導功，尤居多，周家兄弟何負于導？非惟負，頤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頤救已，故聽敦殺頤，頤人望也。必知其救已而後報之，豈大臣也哉？」總之，頤兄弟忠于國，篤于友，然剛而近闇，不能知人。○蔣云：懲羨吹鑿，亦人情也。嵩之兄既為王敦所殺，而敦復引用嵩，此意不可知乎？既為其用，而又意恒憤憤，又云：不宜使應統兵，是皆令人不可解者。嵩徒自取禍于耳。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

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請補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謀除之。事泄，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

鍾云碑上書選
補其意甚悲而

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
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
事屯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
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
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中情懇至以太傅越不盡臣節每言
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郡賊孔熾洛陽孤危
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時越與荀晞不協
以馥不先白於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

東海王越以其
不先白已証之
以反豈有人臣
上書天子言事
而又先白於傍
一人者乎自曹
操作備人臣忠
而不利於已者
輒以天子命討
之証之曰反征
伐之柄反為亂
賊驅除異已之
資矣惜哉

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令頌率兵先進頌貳
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
襲之為馥所敗頌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
遣揚威將軍甘卓等攻馥於壽春安豐太守
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
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
旬日而馥眾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
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
及馥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

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
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
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
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
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
而不持亦天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
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
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
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蔣云自漢

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自
便董卓以漢徙長安高歡以魏徙于鄴卒皆
傾人社稷是以遷都本不可輕易其說然當
此孤危間而復兵荒荐至正宜遷之時也使
當時從祖宣之謀則密縣琅邪皆可不必承
制況懷帝亦足守文渡江事業不即見于永
嘉乎其元帝之為碩繼援及後與華譚所議
正觀着此意至若以董高為鑒不遠則君臣
皆無是心也。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
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
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

晉書
同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
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同誅晞亦坐免後爲長
沙王乂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
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
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
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
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
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
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初晞西滅呂朗又

從高密王畧舊作秦誤畧討青州賊劉根破

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時威名甚

盛人皆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

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善治繁

劇用法尤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

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

後悔邪固欲之師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仗

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

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將也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九

蔣云晞特借弟以立威名耳既以猜用之先正
 云此晞特借弟以立威名耳既以猜用之先正
 以法殺之何也終能仗法以殺之豈其始不
 能抗法以距之乎蓋其言吾不以王法貸人
 時而殺弟之意已蚤決矣素服晞見朝政日
 之哭既竟得無還掩面自晒邪
 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
 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
 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
 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
 滔說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
 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

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
 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
 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
 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至青州乃多置叅
 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
 川民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
 民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

晉書 卷六十一 傳 七
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
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
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
元超越字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
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
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
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亦惡越
專權、乃詔晞統六州、便施檄徧告、協同大舉、
翦除國難焉、晞乃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

險、禍難殷流、劉淵造逆於汾陽、石勒階亂於
三魏、荐食幾旬、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
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
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
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
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刻今月二日、當西經濟
黎陽、卽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
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
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



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
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
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
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
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
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
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
苟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

救青州與賊連戰輒破之後因大風揚塵爲
嶷所敗晞棄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
帝又屢密詔晞討越晞皆隨詔表聞言當祇
奉明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
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
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
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晞罪惡遣
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
討晞晞使騎收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魯

晉書 三
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率群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

蔣云閻父子俱以諫稱、纘能昌言于水深火熱之朝、獨保無恙、亨小試、其言徘徊一州、鎮間而有喪身之禍、此非所諫之術、殊也、屠伯之虐、蓋甚于烈烈之南風耳。

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憤肆欲、遼西太守閻亨、纘之子也、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自舉入諫、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之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猶且如

此。沉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蔣云華彥夏一腐儒耳逢喪亂而置儒林祭酒琅邪承制曰吾欲見詔書皆不失爲正此蓋知經而不知權者也却枉一死惜乎然如此人琅邪尚當從容面諭亦不宜遽臨以兵凡此皆躁迫之心失之所以君子于江州

之役而識琅邪之終不能一統矣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况愛博納衆論美之。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俄被東海王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心。流亡諸民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

莊云周訪雖終
斬軼得此二語
却是軼知已

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故云。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敕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

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以元帝爲盟主。旣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

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
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時軼西曹掾高悝、
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遇赦，始出。帝聞
而宥之。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
父卓，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王戎引爲參軍。
伐吳之役，戎使喬與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
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

蔣云：紹終能死，節其昂當在樂，與上喬言非定，評也。

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
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
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
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
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
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頃之，遷御史
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
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數者六。艾諷尚書右
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

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
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
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
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
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
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
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
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舊作釋非是與喬并
力攻虓於許昌、與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

震受先云惠皇
之末與唐之昭
儋相類潘鎮相
攻不承王命其

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
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孝城
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敗卒屯于平氏、
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
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
兵援喬、東海王越將發兵討喬、弘遣喬及越
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
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
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計之、臣以

勢已成雖欲救
之無可如何若
和季說得行豈
有永嘉之事

晉書
為喬忝受慈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
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
喬亦不得以愆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
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恐疑隙
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順
逆効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
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
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
中華有杆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

諒云劉石之禍
劉弘已知之矣

兢尋常自相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
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
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
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
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
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
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
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

晉書
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繼之，現自
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
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
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于官。愍帝末，追
贈司空。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
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
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

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
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
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
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
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
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
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
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列傳

晉書六十一

卷六十一

晉書

六十一



百六十一

